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九

東漢八

仇覽	范丹	戴就	劉矩	郭太
茅容	陳蕃	竇武	趙典	夏馥
賈彪	申屠蟠	許慎	李膺	服虔
杜密	范滂	符融	羊續	劉寵
張奐	劉陶	何休	巴肅	呂強
橋元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九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東漢八

仇

覽

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桓帝時爲主簿遊太學卒業屢請不出後以方正徵會

遇疾卒

蒲亭一路口碑鐫羣化。醕風枳棘邊。民有雞豚消雀鼠。
君真鸞鳳勝鷹鷂。諸生漫詡交名士。百里何容屈大賢。
齋刺客從牀下拜。聞聲相賞豈徒然。

枳棘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
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
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其母
告以不孝覽因為元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卒成孝子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
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
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
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
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諸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
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
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
天子設修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
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
遂請留宿林宗
嗟歎下牀為拜

范

丹

字史雲外黃人桓帝時爲萊蕪長後辟太尉府欲以爲侍御史逃去卒年七十四時

人諡爲貞節先

餽釜塵魚范史雲一歌天下盡名聞鹿車妻載賢堪耦

馬帳師來學不羣賣卜畸人消禁錮拂衣豪友詫離分

遺言愧未匡時世豈願交游競表墳

一歌

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餽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鹿車

丹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常馬帳初游三輔就挽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馬帳馬融通經歷

年乃

始丹與王渙親善渙爲考城令屢請不至還乃豪友及遷漢陽太守將行丹與弟協設壇待之

見渙車徒終釋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渙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渙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

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丹日子前在考城思欲
相從乃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有慕貴之譏矣
便起告違拂衣而去渙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遺
言中平二年卒於家臨終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
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
自同於俗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表墳大將軍何
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表墳進移書陳
留太守累行論諡愈
日宜爲貞節先生

戴

就

字景成會稽上虞人初爲倉曹掾雪太守
成公浮之枉桓帝時太守劉寵舉孝廉官

光祿主

事病卒

九○死○貞○忱○兩○鬢○霜○奈○何○考○掠○枉○忠○良○覆○船○薰○視○猶○張○眼
鏃○斧○燒○殘○不○改○腸○墮○地○肉○焦○能○食○掇○訴○天○鬼○厲○肯○形○藏

奇寃終使成公釋壯節千秋孰可方

考掠

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

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

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

每上榜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墜地者掇而食

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

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訴天主者又

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地答言太守剖

刺就指爪爪悉墮落安呼問之就據地答言太守剖

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

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壯節安

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亭中壯節深

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

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劉

矩

字叔方沛國蕭人桓帝時爲雍邱令舉賢

復爲太尉以日食
乞骸骨卒於家

何須雀角苦求伸禮讓雍邱化縣民默諫頽網聯相席
明揚宿德辟儒紳三公不愧編循吏羣小終知敬大臣
太尉乞骸恬退意耘耔植杖樂天真

禮讓

舉孝廉稍遷雍邱令以禮讓化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

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

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默諫矩再爲上公

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

相席始代黃瓊爲太尉瓊復

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相席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

種嵩同心輔

循吏知入循羣小嘗爲尙書令矩性亮

政號爲賢相

循吏傳羣小直不能諂附貴勢以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

兄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

家歲餘冀意少悟
乃出補從事中郎

郭

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桓帝時舉有道不仕
靈帝初卒年四十二太本名泰范蔚宗避

父諱改
爲太

生芻金玉寫知音爲謝南州寄喻深曠野瞻烏傷殄瘁
終宵觀象決升沈伯喈碑泐游仙跡元禮舟聯濟世心
尤愛獎人成善誘千秋淵鑑重儒林

生芻

太有母喪徐穉以生芻一束置太廬前而去太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吾不堪此喻耳

瞻烏

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
哭於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

知于誰觀象先是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
之屋耳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

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碑泐太卒於家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惟郭有道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無愧色耳。舟聯先是大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獎人其獎拔人士皆如所鑒故史論以爲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茅

容

字季偉陳留人隱居不仕

供母焉能缺。隻雞草蔬客飯採。春畦野隨等輩無夷踞。
坐對高賢有品題。同志途中忘甌墮。奇材田畔但鋤攜。
長扁土室傳袁氏。應許梧桐鳳共棲。

供母

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兩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

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

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日卿賢乎哉因餽墮孟敏客居太原荷餽墮地不

勸令學卒以成德餽墮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

日餽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土室袁閎

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土室見時

方險亂而累世貴盛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

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門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

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

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之避難皆得全免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桓帝時歷官太尉竇太后臨朝進太傅錄尙書事封高陽侯辭

不受後與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被害年七十餘

掃除天下丈夫行一室安能事客迎畢竟誅閹因后父
可憐聞難率諸生膺滂請宥書連上瓊瑯遭誣論獨爭
況禮青州高潔士座中懸榻不呼名

一室

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

丈夫處世當掃除諸生後蕃與后父竇武謀誅宦官

天下安事一室乎諸生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明門王甫等執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膺滂

初河南守李膺以忤旨抵罪范滂亦繫獄蕃朝會固

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

不聽因流涕而起瓊瑯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

膺後遇赦得出瓊瑯犯法二

郡太守劉瓊成瓊考案其罪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

旨遂奏瓊瑯罪當棄市蕃乃獨上疏論救帝不納瓊

璫皆死懸榻先是蕃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
獄中懸榻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
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
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
懸之

寶

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桓帝時以后父封槐里侯歷拜城門校尉靈帝立進大將軍因

討宦官不克被害

異材天產有蛇同槐里清聲賂不通元舅朝端忠捧口
羣英海內望承風黃龍瑞降賢才困朱雀兵屯宦豎雄
成敗事機爭一間未聞允以今豫建奇功

蛇同

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

涕血皆流俯仰屈若哀泣之容清聲始武遷越騎

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校尉封槐里

侯食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承風

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

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

謀時共會明堂密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

莫不延頸企黃龍先是永康元年武嘗上疏申救李

隲思奮智力膺等曰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

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則允豫武復數白誅曹節

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等太后允豫未忍

事久不決兵既發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騎都候劍戟

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張奐合明旦悉軍闕

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武戰敗自殺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桓帝時四府表薦徵

拜議郎歷官大鴻臚長樂少府衛尉卒諡

獻曰

鐵肝應恥襲封榮正對無阿樹直聲不使鴻池興大役
肯教虎谷漏殘生黃胡特舉聞風慕王竇同謀貫日誠
殉國非徒身幹蠱奔喪棄國亦忠貞

襲封

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

正對

遷太常朝廷

封廚亭侯父卒後始襲封

議輒諮問之典據

鴻池

初以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

經正對無所曲折

鴻池

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

日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

鴻池

典諫

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虎

典後爲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

谷典後爲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

虎

病卒按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

謀誅十常侍曹節侯覽趙忠

黃胡

又按謝承書曰典

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黃胡

性明達志節清亮

始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

棄國

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

桓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
禍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遂解
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
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
之

夏

馥

字子治陳留圉人桓帝初舉

書○生○不○仕○聲○名○累○世○外○滄○桑○一○黨○人○兩○字○錮○身○三○歲○匿○
半○生○逃○禍○萬○家○屯○孽○由○已○作○休○污○善○形○與○羣○離○勿○妄○因○

山隱林慮

平聲

甘毀瘁載縑車馬枉麟麟

書生

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

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
姓所仇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
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

兩

字後張儉事起收捕三歲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

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

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載縑後馥弟靜乘車

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載縑馬載縑帛追之

於滄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

不與語靜遠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

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

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桓帝時嘗

黨寬刑網柱天擎不納逃人論更精民望並時魁太學

卿材齊譽出書生威令育子蕃新息才等難兄噪舊京

賈父至今遺愛在縉紳猶自盼西行

刑網

桓帝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

禍不解

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

訟之

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

謀也

逃人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後人公

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民望

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民望

傳論曰

太學諸生三萬餘卿材少游京師志節慷慨

人郭林

宗賈偉節爲其冠卿材與同郡荀爽齊名

育子

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于僉曰

賈父所長生男名難兄彪兄弟三人並有

爲賈子

生女名爲賈女難兄高名而彪最優

申屠蟠

字子龍陳留外黃人靈帝

時累徵

不仕卒年七十四

鉤黨清流早見幾冥鴻天外自遐飛逃名迹共傭人伍

避世身從太學歸。屋架兩椽梁。碣樹巖棲一撮首。陽薇
穎川迎詔徵三子。爭似申屠老布衣。

鉤黨

蟠志在避世。遂絕迹於梁碣之間。因樹爲屋。自

數百人蟠確太學。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然免於疑論。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首陽。始何進使蟠同郡黃忠

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首陽以書勸曰。昔人之隱放

聲滅迹巢棲。茹薇。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

何必首陽三子。董卓擅朝。復與穎川荀爽及韓融陳

許

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靈帝時爲郡功

倉沮肇造靄祥雲史籀中興復奏勲解字篇同精訓詁
說經義異息紛紜四羊誤冠殘章訂三豕訛沿偽體分

豈獨無雙時擅譽千秋小學祖遺文

倉沮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著大

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秦興丞相李斯奏

同之乃作倉

頡字慎作說文解字

頡字

初慎以五經

頡篇七章

頡字

十四篇傳於世

說經

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撰爲五經

四羊

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改古經

異義世寶愛之

四羊

而習俗害真迷誤馳突遂爲

小學之一大厄古者石奮之章一不足於馬伏波之

印四乃冠于羊今且粥號雙弓竟成典故茶爲一木

莫識由來本無雙性宿篤少博通經籍馬融常推敬

說文通訓序

無雙

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

重

李

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先拜司隸校尉，遭黨事，免。靈帝初，復爲長樂少府。下詔獄死。年

十六

炎○靈○劍○璽○屬○童○昏○清○議○能○將○漢○祚○存○黨○論○五○經○開○虎○觀○
名○流○一○代○出○龍○門○同○車○賓○盼○神○仙○遠○破○柱○威○加○宦○寺○尊○
後進通家，惟北海棧峻節比霜琨。

童昏

黨錮傳序曰：桓靈之間，主

黨論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

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搆，遂各樹朋徒。漸成龍門。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龍門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同車。李郭同舟而濟，袁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載謝承漢

後書亦然

破柱

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

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厲威

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赴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

通家孔融年十歲謁膺門者不肯通融自稱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已與膺累

世通家膺

霜琨

與琨玉秋霜比

乃見之

服

虔

字子慎河南滎陽人舉孝廉靈帝中

左氏注同推賈服已開元凱素臣功獲麟先剖經攸止

歎鳳能明道未窮解駁何休多辨正義兼許淑擅淹通

雅才崛起躬清苦九憤猶餘意氣雄

賈服

後漢賈逵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達傳父業作左氏訓詁虔作左氏傳解行之

至何休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許淑晉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

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

見同異按許惠卿名淑魏郡人穎子嚴名容陳郡人

雅才虔有雅才清苦少以清苦建志九憤

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初官北海相桓帝時

前後同稱三李杜陽城厲俗志翹然丹心座上慙王昱

青眼塵中識鄭元黨錮英名先怒虎休揚令聞罪寒蟬

殺年六十餘

歷官太僕免歸復徵爲太僕坐黨被收自

逃刑避難非臣節卓行今猶竝潁川

李杜

黨事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厲故時亦稱李杜焉前爲李固杜喬李雲杜衆

俗

密爲人沈質王昱後密去官還家每調守令多所少有厲俗志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

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

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

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鄭元是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鄭元是

遷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康成爲鄉佐知其異器召署郡

職遂遣怒虎賈彪少持正議卓犖不羣亦以黨禁綱

就學怒虎卒於家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

故天下稱曰賈家臣節張儉事起捕鉤黨鄉人謂李膺曰可去矣膺曰事不辭難

三虎偉節最怒

臣節

膺曰可去矣膺曰事不辭難

舉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穎川

密與膺同

爲穎川人

范

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初舉孝廉爲清詔使遷光祿勳主事棄官去後爲太守功曹靈

帝初以黨禍死年三十三

登車攬轡矢澄清萬眾喁喁望此行世運下頽尤直道
人生上壽是高名采薇從葬魂無忝汗竹書忠母亦榮
善惡難爲休氣憤古今公論自分明

登車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直

道

滂在職嚴整疾惡

無忝

滂爲宦官所陷下廷尉獄三木囊頭暴於階下謂王甫曰身死之日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公論後滂再詣獄其母就與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符

融

字偉明陳留浚儀人桓帝時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以壽終

忽○觀○明○珠○與○鳳○凰○光○輝○耀○目○羽○儀○翔○徵○君○遂○結○神○仙○侶
少○府○同○尊○師○友○行○辭○氣○雲○騫○談○奮○袖○平○生○風○義○拜○連○牀
縱○教○朋○黨○終○身○錮○巖○壑○逍○遙○樂○自○長

明珠

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

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少府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融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知名膺時爲少府後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連牀見仇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連牀見仇注朋黨會有黨事融亦遭禁錮

羊

續

字與祖太山平陽人靈帝時由南陽留守徵爲太常未行會病卒年四十八

庭有魚懸等鮓封忠臣苗裔孰齊蹤緼袍示使羞公位。羸服聽謠絕寇烽。官石二千難麥飽賻緡百萬卻錢供。脂膏身處名清潔賢令姑臧亦罕逢。

魚懸

續守南陽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做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

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忠臣

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

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續

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

尉父儒桓帝時太常續

緼袍

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

以忠臣子孫拜郎中

續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

駟所往輒迎致禮敬厚

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

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左駟白之

帝不悅故不登公位

羸服

先是江夏兵趙慈反叛

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

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

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乃發兵與荊州王敏共

麥飽

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在南陽其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

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稠鹽麥數斛而已顧

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

錢供

續病篤遺言薄斂不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錢

受脂遺舊典二千石

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

脂膏

范

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史

與續同傳者前有孔奮字君魚孔子裔孫爲姑臧長力行清潔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劉

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桓帝時由太守厯官司空策免復爲宗正靈帝卽位又爲司空

遷司徒免歸

以老病卒

皤然髮皓復眉厖父老錢齋肯選雙雲臥若邪安澗谷風行太末洽家邦民懷吏愛齊中績叟唱兒歌越下腔前有伯魚清德在兩人遺澤匯之江

眉厖

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

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厖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錢選寵勞之日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
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為齊績先是除東平陵合以仁惠
人選一大錢受之為齊績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
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還歸伯魚第五倫
章懷註曰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

太守以廉績著清德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時為議郎歷遷度遼將軍徵拜大司農後遭禁錮卒於家

年七十八

虎○旅○揚○威○出○帝○闈○五○營○圍○急○陣○雲○昏○見○欺○豎○子○波○傾○海○
妄○戮○忠○臣○火○燎○原○使○馬○如○羊○名○夙○著○以○鴟○為○鳳○識○何○存○
傳○家○尚○幸○持○高○操○草○聖○千○秋○藝○苑○尊○

五營

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洩中常侍曹節先作亂

侯武自殺蕃因見害與拜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

馬羊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入寇連戰破之羌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

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鴟鳳伏

財貨為所患害與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鴟鳳伏

今鴟梟翔見賈誼弔屈原文今子草聖長子芝字

乃以鴟梟而笑鳳凰見揚雄解嘲草聖伯英少持

高操與弟昶並善草書至今

並傳之章仲將以芝為草聖

劉

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桓帝時游太

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改

京兆尹為宦官所誣下獄死

前際權臣後宦官四方鼎沸瓦全難奈何忠舌傷讒口

竟致囚衣逮法冠纒纒萬言驚建白錚錚八事瀝愚丹

天潢莫謂奇材少中壘葵忱等量觀

權臣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饑荒災異數見陶在太學上疏極言其弊并薦朱穆李

膺書奏

宦官

末復陳八事於靈帝大較鼎沸此猶養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較鼎沸魚鼎沸

之不省

忠舌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

之上本疏中語

法冠

擅聞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靈帝最後徵為諫議大夫陶愈

同勢亦疏中語

萬言

言不已宦官見事急讒陶與賊

通收下黃門北寺獄

萬言

陶前後四疏愚丹為蕭驃

掠按日急遂閉氣死

天潢

陶為濟北貞王

騎讓封第二表云寫瀝愚丹已

天潢

勃之後同宗劉

續前表猥降明詔未垂鏡恕

天潢

勃之後同宗劉

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靈帝宿聞其名且重其才
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
軻及上書言當時便事條教

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何

休

字邵公任城樊人靈帝時累拜
議郎諫議大夫卒年五十四

莫誚公羊賣餅家膏育廢疾善攻瑕侍中師法經無墜

太傅賓延禮有加墨守藩籬城乃固書徵帷幄國之華

黜周王魯鯁生詬學重專門意向嘉

賣餅

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按魏略
云嚴漢善於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而尤以左

氏爲太官廚公

膏育

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
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

羊爲賣餅家

李育官侍中嘗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

膏育穀侍中

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爲太傅初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
通儒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
與參政事蕃墨守章懷註曰言公羊之義不惟幄黨
敗休坐廢錮墨守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解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
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靈帝時歷慎令貝邱
長皆辭病去後辟公府稍遷議郎爲宦官

所害

中官煽燄擾塵寰陳寶朋來志殛姦奈有揚戈張奐誤
不容賣餅趙岐還迎車解綬高情摯載筆銘碑末運艱
可歎羣英歸一網春陵撒手舊江山

陳寶爲議郎時與寶武陳蕃等謀誅張奐奐被曹節
闡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等矯制使

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故史論以趙岐中常侍左

為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趙岐棺盡收岐

家屬宗親殺之岐逃難自解綬中常侍曹節後聞其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解綬謀收之肅自載詣縣

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

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

遂遇銘碑被害後刺史賈琮羣英肅初察孝廉志行

以郡守非其人辭去後記之羣英清高兩除令長皆

與郭林宗同列入顧中靈帝時官中常侍封都

呂強字漢盛成臯人靈帝時官中常侍封都

漢家誤國坐權閹分虎苴茅勢赫炎誰助清流扶氣節

更陳正議向堂廉奉公面讓封侯賞構禍身罹讀傳嫌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苴茅

范史宦者傳論曰苴茅分清流時黃巾賊起帝

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正義疏言宦

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清忠奉公靈

官封侯及後宮綵女過盛封侯帝時例封宦者以強

數事帝知其忠而不能封侯帝時趙忠等共構強

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讀傳中常侍趙忠等共構強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讀傳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

讀霍軼材蔡邕有曠世軼材以忤宦官當棄市中常

光傳軼材侍呂強請之詔滅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不得以赦令除後為董卓所逼仕於

朝司徒王允既殺卓收邕下獄瘐死

橋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桓帝時歷官漢陽太

徒尚書令遷太尉以

疾罷卒年七十五

預識權奇命世才有才無德漢綱頽逮升堂室稱雄槩

能靖濼漳殄亂魁斗酒隻雞官渡去高車駟馬墓門來
緣何久慕姜岐操不築黃金禮士臺

命世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

其知

堂室操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文曰操自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

增榮

益觀皆由獎勗濼漳操屢立戰功隻雞承從容

猶仲尼

稱不如顏淵濼漳蕭清近畿以斗酒隻雞過相

約誓之言

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

沃醑車過

三步腹痛勿忽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

爲此辭哉

能官渡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經譙遂至

墓門

操又曰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

姜岐

元嘗爲漢陽太守郡人上卦姜岐守道隱居名

聞西州元召以爲吏稱疾不就元怒勅督郵尹

集義軒詠史詩鈔

卷十九

十八

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
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

東漢九

襄楷	鍾皓	高彪	王符	陳寔
矯慎	皇甫規	趙壹	劉寬	趙苞
楊賜	楊璇	賈琮	荀爽	應劭
王烈	蔡邕	張儉	皇甫嵩	朱雋
傅燮	陸康	蓋勳	王允	盧植
陳紀	劉翊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東漢九

襄

楷字公矩平原陽陰人桓帝時以布衣上書靈帝時舉方正不就復以博士徵不赴卒

於家

西○來○老○子○作○浮○屠○三○宿○閒○緣○樹○下○無○况○異○龍○蛇○兼○石○隕○
又○驚○竹○柏○受○霜○枯○黃○門○亂○法○姦○當○罪○丹○陛○輸○忠○數○強○扶○
豈○特○神○仙○能○免○禍○徵○同○荀○鄭○緬○鴻○儒○

浮屠

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

關上疏略曰比間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
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
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
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守一
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殫天下之味龍蛇楷疏又云河內野王山上有
奈何欲如黃老乎龍蛇楷疏又云河內野王山上有
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
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
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將袁華山神
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邱
王莽末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
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
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竹柏楷
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

又云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
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驚城傍竹柏之葉有傷
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
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入聲正喧於占
亦與竹柏枯同自春秋以來連有霜雹及大亂法楷
兩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亂法疏
上卽召諸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
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
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
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
書承旨奏楷造合私意誣上其事請下司隸正罪收
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
不輸忠范史論曰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
誅輸忠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
以有補於時後人荀鄭其後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所當取鑒者也荀爽鄭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禮請
元俱以博士徵

鍾

皓

字季明潁川長社人靈帝時嘗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自劾去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

正博士林慮長並不就年六十九卒於家

季明至德邁韓韶刑法專家行獨超仕讓二兄魚縱壑
辟辭四府鳳翔霄春晨詩律風中坐秋夜琴弦露下調
亂世盡言懲國佐何須人過苦爲招

至德

李膺嘗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韓韶韶字仲黃乃潁川舞陽人范史與皓同傳

刑法

鍾爲潁川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二兄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詩律

皓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琴弦皓知音律善鼓琴人過皓兄子瑾其母李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高

彪

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靈帝時由郎中遷內黃令後卒官

一令賢聲動九重帝教東觀繪儀容時名軒輊先皇象大隱逍遙契子龍德沛縣民留政績才魁國學斂詞鋒養疴傲士何須顧知己無忘得蔡邕

東觀

後遷內黃令靈帝敕同僚臨送祖於時名先是

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

幽州百官大會祖錢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
 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後人為之語
 日蔡邕張昶皇象韋誕子龍彪在內黃上書薦縣民
 度德比義崔張之亞也
 彪為內黃令國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傲士彪
 到官有德政
 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
 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
 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
 公且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
 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
 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
 桓靈間隱居不仕

問鴈呼卿笑鴈門忽來逢掖語聲喧名賢節為書生屈

太守官輪處士尊戶外倒餘王粲屣座中傾勝孔融樽

潛夫一論堪千古鴻筆傳家重立言

問鴈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
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
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履出迎援符
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潛夫
干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
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
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陳寔

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為太邱長靈帝中卒年八十四時人謚為文範先生

殺人不怨投機誤用吏甘分秉軸愆名士弔喪寬而墮
神君判訟聽風宣三公迎綽慙京洛四長聯鑣冠潁川

郭有道同無愧否碑刊文範頌聲傳

殺人

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收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寔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

揚吏遠近聞

用吏

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

者咸歎服之

非其人

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常侍不可違寔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

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尙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輸氏傳舍倫對衆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

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

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仍

自引愆聞者歎息弔喪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

由是天下服其德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判訟寔

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兩墮見宦者傳判訟寔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

無怨者至乃嘆曰寔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三

公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

四長

寔嘗

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邱長與潁川人當塗長荀淑林慮長鍾皓卒於

羸長韓韶並稱潁川四長皆以名德著聞

碑刊

家何

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萬餘人制衰麻

者以百數

矯

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

桓靈間隱居不仕

奚事囊書九卷青學探黃老自通靈忘身世有神仙趣
全性情惟道德經同郡風高齊馬牧層霄雲遠縱鴻冥
騎龍弄鳳原來幻萬古箕山德共馨

黃老

慎少學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

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

章以廉直爲稱

通靈

慎竟不肯娶後年七十餘忽歸

然皆推先於慎

見慎於敦煌者故前馬牧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

世異之或云神仙焉免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

美之號馬箕山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

牧先生箕山曰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

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

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桓帝時歷官中郎將

尚書遷宏農太守轉度遼將軍護羌校尉

封壽成亭侯不受靈帝時以疾召還未至卒年七十一

乞討西羌恨未除馬賢軍敗失儲胥中郎持節安邊策

太學鳴冤伏闕書才愛胡芳難避第將求張奐欲懸車

尚餘一事稱人傑附黨轟轟壯論攄

馬賢

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

其必敗乃上書言狀持節用上疏求乞自效帝不能
尋而賢果爲羌所沒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
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募規威信相勸降者十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
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
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
東羌遂遣使乞鳴冤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
降涼州復通 鳴冤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
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
官屬欲賦斂請謝規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
獄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 胡芳規爲人多意
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胡芳算自以連在
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
王雱喪還規編素越界到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憲禁當急舉奏芳
日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
何能中此 張奐後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
子計耶 張奐郎將張奐以自代朝廷從之以奐代

爲度逾

附黨

時大誅黨人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

將軍

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

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

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賢

趙

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靈帝時公府十辟皆不就

揚揚鬚美更眉豪解擯篇成禍疊遭計受袁逢偏倨揖
卧酣羊陟遽哀號芳蘭質化嗟芻草窮鳥恩銜吮彩毫
相士莫云終郡吏能辭十辟固清高

解擯

壹體貌魁梧身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

死友人

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

救得免

袁逢

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

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遂令左右往讓之日以郡
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
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斂衽
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
羊陟得見壹以公卿中非
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卧未
起壹運人上堂遂前臨之日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
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
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遂與袁
逢共稱薦壹名動京師
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芳蘭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
窮鳥壹嘗作窮鳥賦以
十辟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
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
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劉

寬

字文饒宏農華陰人靈帝時爲東海相徵
拜尙書累官太尉遷光祿勳封遂鄉侯卒

年六十六

諡昭烈

五馬鄉思長者賢不覺翻羹來倉猝何妨市酒故遷延
褊心常惹風詩刺始信名卿德量全

蒲鞭

寬出爲東海相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

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一牛先是寬嘗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一牛行有人失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翻羹夫人欲試寬令恚

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翻羹伺當期會裝嚴已

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

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市酒

寬簡略嗜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

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趙

苞

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靈帝時舉孝廉再遷廣陵太守封郇侯以母爲賊所

害歐血

而死

原來忠孝並全難不顧私恩爲服官既識柳城多冒險
應留梓里勸加餐太真豈乏牽裾戀陵母還同伏劍看
猶幸悔深身自殉傳編獨行史書刊

忠孝

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

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私恩

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以塞鼻母遙謂曰牽裾用温伏劍又
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
曰昔王陵母對漢使伏身殉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
斂母畢自上歸葬帝遣使封侯弔慰苞葬母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獨行苞入范史

楊

賜

字伯獻秉子靈帝時官侍中遷少府光祿

進司徒以病罷復拜太常進太尉封臨晉侯拜
尚書令轉廷尉辭復爲司空卒追位特進諡文
烈

何爲御座觀青蛇又見虹蜺氣釀邪魚服期門憂墮事
禽荒築苑戒窮奢黃巾廟勝思除蔓金錯廷頒屢降麻

華嶽靈鍾賅九德奚嫌枉國遞傳家

青蛇

靈帝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上虹

蜺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

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書奏甚忤曹節等邕坐直對抵期門帝好出游

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苑帝欲造畢圭

聞數微行出幸苑園觀鷹犬之勢築苑靈珉苑賜諫

極槃游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苑靈珉苑賜諫

日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

子之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

文王之圃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除蔓黃巾帥張角執左道誑耀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除蔓百姓天下緦負歸之時賜

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益以滋蔓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

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
事留中後帝閱錄故事得賜所奏感悟封臨晉侯
金錯其拜太常時詔賜御府衣一襲自華嶽及薨策
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華嶽日賜華
嶽所鍾九德咸備三葉宰相輔柱國仍世柱國
國以忠七任卿校五登衮職

楊璇

字機平會稽烏傷人靈帝時爲零陵太守
被誣得白拜議郎三遷渤海太守以事免

徵拜尚書僕射
以病歸卒於家

石○灰○雲○湧○出○囊○中○奔○馬○車○騰○布○火○紅○迅○逐○矛○弧○殲○首○盜○
震○連○鉦○鼓○奏○膚○功○凱○歌○原○可○同○時○雨○懋○賞○何○嘗○趁○景○風○
猶○幸○血○章○終○達○闕○三○遷○渤○海○政○聲○隆○

石灰

出守零陵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

景風

范史論曰璇等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境以清

秋考異郵曰夏至四

血章

荆州刺史趙愷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

功璇與相章奏愷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愷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渤海

由議郎三遷書原璇拜議郎愷反受誣人之罪

異政

賈

琮

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進交阯刺史徵拜議郎轉冀州

刺史進度遼

將軍卒官

明○璣○翠○羽○卻○瑰○奇○交○阯○多○珍○棄○若○遺○脫○劍○已○看○馳○露○布○
寒○帷○何○意○覲○風○儀○帶○牛○佩○犢○同○消○化○稅○駕○停○驂○待○設○施○
印○綬○解○來○皆○竦○震○問○誰○舉○足○不○曾○移○

明璣

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璫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無清行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

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

靈帝

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

露布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

琮即

移書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

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

百姓

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兒

清平

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

襄帷

出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印綬者望風解

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間風自然竦震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

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淑子桓帝末舉至孝

帝初董卓逼徵之就拜平原相進光祿勳爲司空卒年六十三

書致龍門智善藏遷都厄又解楊黃謀先王允圖梟獍

佐引何容懾虎狼黃髮能承荀子略赤心幾振漢皇綱

莫嫌晚節輕濡足度守柔謙德自剛

龍門

李膺獨持風裁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
 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楊黃爽遜言遷都之
 禍章懷註曰王允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僅九十五
 楊彪黃琬也王允爽從遷都長安見卓忍暴滋甚必
 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黃髮
 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容等為內謀會病卒黃髮
 備禮召申屠蟠鄭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荀子爽
 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本范史論荀子為
 荀卿十二世孫按濡足永歎時韞實思濡足本
 荀子有大略篇濡足虞世南所作廟堂碑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靈帝時辟車騎將軍

於鄴

黃金照社日光暄宦學才名六世尊
 一去幸逋曹氏網
 四科難進鄭公門西陲畫策羌情熟
 北闕呈書漢典存

紀綴狀人留像贊名家著述有淵源

黃金

中與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劭

六世

顯一去瑯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

謙素怨嵩

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四科劭

殺之於郡界

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四科歸

於紹時鄭康成

在坐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

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回賜之徒不稱

羌情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

官閭劭有慙色

東侵三輔時遣皇甫嵩討之嵩

請發烏桓三千人

鄒靖韓卓皆議募鮮卑劭時為掾

言不如募隴西羌

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年

賞詔百官大會

漢典奏之獻帝稱善凡朝廷制度百

朝堂皆從劭議

漢典奏之獻帝稱善凡朝廷制度百

官典式多

狀人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

劭所立

狀人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

狀人紀後世

服其洽聞

王

烈字彥方太原人靈帝時黃巾賊起避難遠東曹操徵之不至獻帝末年卒年七十八

盜牛不使彥方知匹布偏能使化之守劍人終還父老登舟德亦奉邊陲廬前理訟聞塗返海外逃官託賈辭七十八年高義行仲弓師範豈差池

盜牛

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守劍有父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還尋得劍

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之問其姓名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登舟後遭黃巾董卓之亂乃理訟始烈居鄉諸有爭訟避地遼東夷人遵奉之

至塗而返或託賈烈在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

望廬而還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

商賈自義行建安二十四年終仲弓少師事陳寔

穢得免蔡邕字伯喈陳留圍人靈帝時官議郎以言事

祭酒侍中拜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

勾吳爨下識枯桐焦尾琴悲晚遇同一瞬臺官三徙赫

六經碑字八分工諫章忠悃齊楊賜史傳才名並馬融

差幸門楣金璧贖胡笳哀怨寫秋風

焦尾邕爲宦官所害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

邕聞火烈之聲知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三徙董

爲司空閻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
能族人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
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
又轉侍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
太守復留六經初邕爲議郎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
爲侍中六經初邕爲議郎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
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諫章初妖異數見人相驚擾靈帝召邕與光祿大夫
切直無諱愈觸宦官史傳范史馬融璧女文姬博
之怒咸側目思報與邕同傳璧學高才天
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曹操素與
邕善憫其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陳留
董祀姬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
二章又於入關時作胡笳十八拍

張

儉

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初舉茂才以黨
禍亡命獻帝中官衛尉卒年八十四

一掌江河欲獨堙不知自量苦危身毛欽弗執猶君子
李篤私容更幾人亡命星奔傷困迫破家日蹙禍宗親
歸來邑里傾財共幸活饑荒少救民。

一掌

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私容

儉流轉東萊止李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
非其罪繼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
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府
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
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亡命**先是常侍侯覽
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亡命**家在防東殘暴
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
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
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傾財**獻帝初
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
竭財產與邑里共之

皇甫嵩

字義真安定朝那人規兄子靈帝公車徵

里侯改都鄉侯獻帝初徵為城門校尉拜太尉免復為光祿大夫病卒

天心尚靳黈除姦畿服重罹毀裂艱未奮熊羆伸紀律
徒傷狼狽縱兇頑一清蛾魚綺反賊功銘石再奠鴻基令

若山不伐殊勲原厚德惜無義旅肅朝班

畿服

陷藉彝倫毀裂畿服見董卓傳論

熊羆

沉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本故事信都令漢陽

閻忠說

狼狽見朱雋詩註

蛾賊

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

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

銘石

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

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日之間神兵電掃
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
武之舉未有高將軍**鴻基**黃巾既平靈帝改元爲中
者也亦閻忠說嵩語**鴻基**平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
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
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
乃嘗飯故**厚德**史論曰時人說皇甫嵩不伐汝豫之
甚得衆情**厚德**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於盧植收
名敏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故顏子稱不伐
善爲先斯亦**朝班**董卓濁亂朝政徵嵩欲困之長史
行身之要與**朝班**梁衍勸嵩討卓嵩不從遂就徵有
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
之子堅壽叩頭流血僅免

朱

雋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靈帝時爲交阯刺史
右中郎將進封西鄉侯獻帝初拜右車騎

將軍更封錢塘侯官至大司
農爲郭汜所留卽日發病卒

黃妖衝發運韜鈴山谷彌漫衆寇殲奈逗姦謀由賈詡
遂辭正議別陶謙蝟毛全掃奇功沒虎口輕投逆醜添
義捨格天俱坐困崑岡玉石火炎炎

黃妖

黃妖衝發嵩乃
奮鉞本范史贊

衆寇

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
略乃與皇甫嵩討潁川汝

南陳國諸賊悉剿平之又擊破南陽黃巾趙宏賊帥
韓忠復據宛又擊破之賊復以孫夏爲帥雋急攻圍

追殲至西鄂精山賊
遂解散振旅還京姦謀李傕用賈詡策徵雋入朝
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

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召乎且催汜小監
樊稠庸兒無他遠略遂辭謙議而就催徵謙等遂罷

正議先是雋將兵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
可委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

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虎口史總論嵩雋曰舍格天之業
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

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
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
崑岡崑岡之火自茲而炎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見董
卓傳

傅

變

字南容靈州人靈帝時官漢陽太守討賊死諡壯節侯

賊鋒雖盛未爲憂請去中官謝六州豈可一方言棄土
不貪萬戶冀封侯司徒宜斬如樊噲大將愁誅類杜郵
仗義漢陽甘報國肯因胡騎返林邱

六州

初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變素疾中官旣行上疏略曰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

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棄土西羌反邊章韓遂

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棄土作亂隴右徵發天

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

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

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

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極思奮

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否耳季布猶曰噲可斬

也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

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策封侯

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遂得不棄甄舉

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

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

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

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答我常

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

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憤然憚其

名不敢害權杜郵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漢陽出為

貴亦多疾之杜郵有杜郵之戮本疏中語漢陽漢陽

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
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
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亦勸之歸不從遂麾左
右進兵臨陣戰歿幹後官至扶風太守亦知名

陸

康

字季寘吳郡吳人續孫靈帝時官高成令
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免歸復拜

議郎廬江太守卒年七十

十二金人兆滅秦西園何又鑄銅人
蠶熾旋驚智略伸吏士緣城能得士
叛臣徵甲拒稱臣

傳家有子聞懷橘忠孝遺徽奕世遵

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
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時爲樂安太
守上疏諫曰魯宣稅畝蝮災自生哀公增賦孔子非
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自貽亡秦

之法哉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
陳解釋免蠻熾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
歸田里蠻熾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
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徵甲獻帝卽位天下
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徵甲大亂康蒙險遣
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
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
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
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
餘發病卒宗族百餘人遭難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
其守節拜子懷橘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幼
儁爲郎中懷橘年會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蓋

勲

字元固燉煌廣至人靈帝時官京兆尹遷越騎校尉卒年五十一

一救正和同伯樂直能報怨怨應銷禍延郡吏砭梁鵠

經誨邊氓笑宋臬此木願尸驚反虜如山按法憚當朝
罵將小醜疽終發遺恨何人賦大招

伯樂

用戰國郵無正救尹

梁鵠

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勢肆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以免其負乃訪於勲勲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驚鷲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宋臬涼州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臬之如初宋臬代之臬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杼紘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

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願尸時叛羌圍護羌校尉
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願尸夏育勲與州郡合兵
救育至孤槃爲羌所破勲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
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
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向就種羌慎吾素爲勲所厚
乃以兵捍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勲
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
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按法嘗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
還漢陽按法常侍恃勢貪放勲按得其賊千餘萬
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小醜董卓廢少帝
並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小醜董卓廢少帝
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
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
甚憚疽發勲雖疆直不屈而內厭

王

允

帝即位累遷司徒封溫侯董卓既誅爲李

催郭汜所害

年五十六

千里王生王佐器林宗一見詫奇才士孫瑞引權謀濟
蔡伯喈誅部曲猜幼主雖安身已殞司徒不去志誰哀
棋疎半着成殘局爭得重扶漢鼎來

千里

同鄉郭林宗見允而奇之曰

權謀

允欲誅董卓與士孫瑞楊

瓚因連雨六十餘日

部曲

允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

登臺請霽復結前謀

部曲

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

之時百姓訛言當悉誅

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

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

丁彥

思蔡伯喈但以其董

公親厚並尙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

兵

在關東賈詡煽

之遂合謀爲亂

不去

走駢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

兵在關東賈詡煽

不去

走駢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

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
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
苟免吾不忍也

盧

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靈帝時
歷官尚書後忤董卓罷歸

排戈追駕大河濱
蠡蠶雷霆豈顧身
南郡風流超絳帳
北軍雲湧破黃巾
不圖常侍讒名將
猶賴中郎脫故人
爲士楷模國楨幹
儒宗遺範勒青珉

追駕

范史論曰蠡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
倫末有不允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

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南郡少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南郡與
鄒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
名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

敬北軍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

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常侍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

帥張角斬獲萬餘人常侍鑿壘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

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

軍以待天誅帝中郎其後植止何進勿召董卓進不

怒遂檻車徵植中郎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大會百

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

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

請之邕時見親於卓往請植事議郎彭伯亦諫植

卓乃止植遂從間道歸卓使人追之不及乃免植

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植幹也

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宗士之楷模國之植幹也

子孫並致薄醪以彰厥德

陳紀字元方寔子獻帝初由平原相

歷官大鴻臚卒於官年七十一

成羣羔鴈使聯車望重三君蔚德華門內靡和情棣鄂
頴濱翹秀質蘭芽賢材至此逃時命進退何人爲國家

文舉才高欽孝行登堂交誼薄雲霞

三君

其後紀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卿慙
長紀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

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門內犯兄弟孝養
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

進之士皆頴濱慶基旣啟有蔚頴濱二方
推慕其風頴濱承則八慈繼塵本范史贊時命董卓

陽乃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
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紀謂將有累卵之

危極言不可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
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卽時之郡章

懷註曰嚴孝行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
讀曰裝也

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

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
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交誼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

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

劉

翊

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獻帝初拜
議郎遷陳留太守於道饑死

晝伏宵行達二嶠忠勤詔獎拜螭坳衣窮易馬逢屯難
糧絕烹牛筮蹇爻志士何期隕溝壑高人終未遂衡茅
卽今道遠冰寒日贈客車誰一旦拋

忠勤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據是時寇賊蠶起道
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

詔書嘉其忠勤特拜

糧絕

翊初赴陳留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

議郎遷陳留太守
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
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

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高人初翊常守志臥疾不
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高人屈聘命河南种拂臨
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爲起焉拂冰寒先
以翊擇時而仕甚敬任之舉翊爲孝廉不就冰寒是
翊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
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週寒冰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
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
還所假乘翊閉門
辭行不與相見